

匠 千 晓 事 件 簿

めいていろんど

谜亭论处

〔目〕
西泽保彦

著

にしざわやすひ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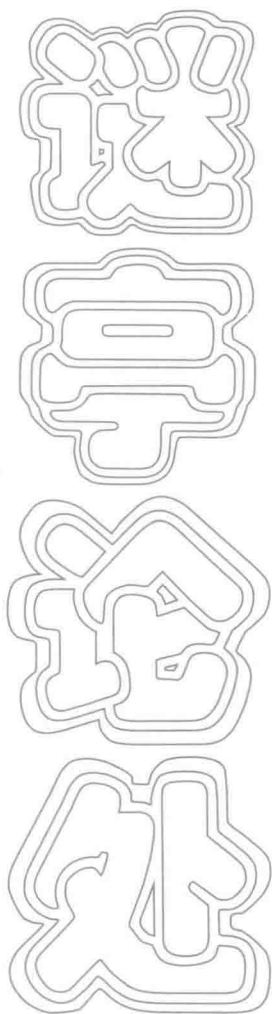


薛芳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めいていろんど



◇ 匠 千 曉 事 件 簿 ◇

〔目〕 西泽保彦 / 著

薛芳 /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6545

MEITEI RONDO - TAKUMI CHIAKI NO JIKENBO

by NISHIZAWA Yasuhiko

Copyright © 2001 NISHIZAWA Yasu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亭论处:匠千晓事件簿/(日)西泽保彦著;薛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401-4

I. ①谜… II. ①西… ②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3687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马 博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9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页 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01-4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试卷被盗事件	001
陌生催款信事件	032
室内鞋消失事件	062
约见未婚妻事件	093
无礼之徒重出江湖事件	136
嫌疑人被困事件	169
打印版厄运信事件	199
新啤酒之家事件	229
后记	281

试卷被盗事件

1

发觉把东西落在办公室时，边见祐辅已经在车里了。汽车正疾驰在夜晚的大道上，学校停车场早已被抛在身后。撩人思慕的霓虹灯伴着犹如女子嫣然笑靥般的残像从视野中闪过。

该不该立刻折回学校？祐辅有些犹豫。他看了一眼驾驶席的数字时钟，再过几分钟就八点了。放学后，他留在办公室批改了昨天刚考过的周测试卷。平时学生们总是抱怨卷子返还得太晚，所以祐辅这次想加把劲全部判完早些发给他们。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这个点儿。

犹豫片刻，祐辅最终还是决定掉头回学校去。虽然并没有人看着，他还是下意识地挠了挠头笑着嘟囔道：“哎呀，我这好色的本性还真是叫人头疼哪。”其实落下的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不过是今天办公室邻桌同事刚借给他的色情录像带罢了。

“这次的带子也超级猛哦。”英语老师稻叶嘉彦“吼吼吼”地



怪笑着将录像带交到祐辅手上。他手捂着嘴,使得那本来就酷似鱼糕横切面的眼睛在金属框眼镜的衬托下更加明显。“一定会让你鼻血直流,流到贫血。而且这伪装也很让人感激涕零,是吧? 是吧?”

录像带标签上用文字处理机印着《大怪兽哥斯拉》《哥斯拉的逆袭》等以前的特效电影的名字。总觉得比起录像带内容本身,稻叶更希望祐辅能对标签的伪装感兴趣。

抛开伪装标签不提,时而欣赏一下稻叶“收藏品”的祐辅对这次的带子也颇为期待。要是没有这盘带子的话,他简直不知该如何度过今晚了。

千万不要说“这种东西明天再看就好了,不必现在特意回去取”。因为祐辅无论如何都想今晚就看那盘带子。当然,也不是等不及明天,只是明晚和久违的大学学弟约好了一起喝酒。你可能会说:“这样的话,干脆和那位学弟一起看不就好了?”可是在祐辅的“美学”中,这类带子终归只适合在黑暗的密室中独自观赏,绝对不能像聊酒桌趣闻一样,同寂寞的家伙们一起边看边评。总之,明晚不行的话,就只有今晚看完或是拖到后天晚上这两个选项了。尽管多少有些烦琐,但性急的祐辅还是选择掉头回学校。

大街和通往密集住宅区的岔道的中间地带就是祐辅工作的地方——丘阳女子学园。这是一所初高中齐备的私立学

校。祐辅把车停在微微开着的校门前,仰望了一下夜色阴影笼罩下的白色校舍。好像还有谁在。二楼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九月才过,刚刚进入十月。一到晚上,那白天还执拗地缠绕全身的夏日余暑也已烟消云散,只剩下袭人的秋寒。秋夜风寒,稍不留心就会被吹感冒。祐辅没有熄火就直接从车上下来,赶往校内。

正要穿过中庭时,眼前突然惊现数个异常高大的人影,祐辅不禁毛骨悚然。

仔细一看,原来是美术部学生创作的立体作品群。文化节将近,所以摆在那里做事前装饰。不仅是文化节,运动会也近在眼前了。对祐辅这样的男教师来说,这真是个头疼的季节:因为两个活动重叠,无疑会使得这所平日里与世隔绝的“神圣女子学园”向世人开放的机会大大增加。

丘阳女子学园建校近百年,有着与其悠久历史相符的制度和传统。从祐辅祖父的时代起,不,从更之前起,当地人对这所学校的印象就已经根深蒂固,觉得这里是只有名门闺秀上学的“温室”。公立学校的女生们背地里都说“只要是穿着丘阳校服的女生,不管多丑都有男生追捧”。正如她们所说,男性对于“丘阳”二字抱有过剩的幻想(其实在任职于此并亲眼见证实况之前,祐辅也是其中之一)。封闭而保守的校风更加助长了这一幻想。

因此，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大批年轻男子都会抓住运动会、文化节等为数不多的外人也可以光明正大地阔步于校园之内的机会蜂拥至此。其中自然也混杂着一些不正经的男人。必须把这些不正经的变态预备军们撵出学校，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承担警戒环视一职的男教师们自然也就迎来了一年中最为劳神的季节。

祐辅一进入学校大楼就踏上了昏暗的楼梯。办公室的窗户开着，灯光照在走廊里。明明这时还没有感觉到任何可疑之处，可为什么在踏入办公室之前，祐辅会突然想要先悄悄偷窥一下里边的情况呢？是感觉到什么“苗头”了吗？事后回想起来也还是想不明白。或许是出于愧疚——作为一名世人眼中神圣无比的女校教师，却特意回学校取色情录像带这种淫秽之物，万一被学生们知道的话简直丢死人了。

祐辅吃惊地停下了脚步。因为有人正站在他的桌旁。不，准确地说是祐辅旁边的桌子旁。祐辅桌子的右边是稻叶嘉彦的桌子，左边是中年语文老师我孙子铃江的桌子。她正伫立在我孙子铃江的桌前。

她叫尼岸须美子，和祐辅一样，是一名语文老师。今年三月刚从东京某知名私立大学毕业，便就职于此。听说好像是丘阳出身。她身材标准得简直像精心测量过一般，还有一头闪着些许绿色光泽的黑色润泽长发。或许是怕笑太多会长皱纹吧，

她平时总是一脸严肃。她是个非同寻常的威严美女,那毫无表情的面庞仿佛时时威慑着整个世界,不许任何人对她的美有半点质疑。

办公室里只有须美子一人。她的侧脸看上去比平日里还要生硬,不过祐辅更在意的是她手里拿着的东西。须美子异常地露出一脸心烦意乱的表情,正要把几个鼓鼓囊囊的信封放到我孙子桌上,信封正好同塞满试卷的信封一般大小。受角度所限看得不太清楚,大概抱着两三个这样的信封。

正要把这些信封放到我孙子铃江的桌子上时,须美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环顾了一下四周。难道是察觉到了什么迹象吗?当她扭头看向办公室门口时,冷不防地和祐辅对视了一下。须美子便把正准备放在我孙子桌上的信封撤回来,抱在胸前。大概是因为面无表情的原因吧,她的一系列动作看起来简直像上了发条般不自然。

“啊……晚上好。”虽然完全搞不懂须美子这样做的意图,但祐辅也朦胧地察觉到自己多半是撞见了什么不能看的事。这下完了。她平时本来就是很难对付的人。虽说同为语文老师,但祐辅总觉得这位须美子老师难以接近,所以目前为止还连一次话都没跟她说过呢。话虽如此,可又觉得一句话不说就转身离开也不太好。

“须美子老师你工作到这么晚啊?辛……辛苦啦。啊哈哈。”

祐辅本预想着“只要先笑脸相向表示自己并无恶意，就姑且可以含混过去了吧”，结果却落了空。须美子依旧用她那仿佛结了冰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盯着祐辅的脸。

“嗯……那个……”不仅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就连她身上价格不菲的西服套装都威慑着祐辅。当然，祐辅并不能分辨出那衣服的牌子到底是英格博格^①还是香奈儿，只知道肯定是绝不会出现在大甩卖中的高档货。“对了，老师这周周测的卷子判完了吗？”

“嗯。”须美子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也是她对祐辅说的第一句话。那声音很有穿透力，犹如歌剧演唱者的声音一般嘹亮，又或是因为夜晚办公室的寂静更加凸显了她的声音。“已经发给学生们了。今天早上。拜托班主任老师在晨间班级活动时发的。”

“哦……您做起事来可真够快的。我也得多向您学习才是。这可真是，嗯……那个……还有就是……对了！平均分是多少？”

“不到六十。”

“唉，那可不行啊。太松懈了，实在是太松懈了。这可真是。老实说，我们班的分数也差不多。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是这个时节。对学生们来说，单是近在眼前的活动就够他

① 英格博格(INGEBORG)，日本高档服装品牌，主打优雅干练风格。

们忙的了。啊哈，啊哈，啊哈哈。”

“不好意思，天色已晚，我就先告辞了。”

须美子从正挠头大笑的祐辅旁边侧肩擦身而过，走出了办公室。方才的信封还抱在怀里。尖厉的高跟鞋声在昏暗的走廊中渐行渐远。她走过时，一股难以形容的甜腻香气透过祐辅的鼻孔直冲脑髓。眼前瞬间蒙上了一层粉红色的雾霭。

想起已经在回家途中的自己为何特意返回学校，祐辅这才从梦境中醒来。上一秒还沉浸在须美子那与强烈毒气仅有一纸之隔的美貌之中，下一秒就得去取色情录像带，这微妙地刺激着男性的自卑感。祐辅叹着气朝自己的桌子走去，感慨情路悲凉。嗯……咦？放在哪儿来着？对了对了。虽说贴着伪装标签，可还是没勇气就那么把它露在外边，所以就收进上锁的抽屉里了——

正要取出钥匙的祐辅突然停住了。（这是……）一阵强烈的不对劲的感觉笼罩全身。而这感觉究竟缘何而来却尚未知晓。（这……是我的桌子吧，确实……没错……可是……却有些奇怪。）

传来“扑哧”的一声响，就像突然泄了气的轮胎。可祐辅甚至都没工夫意识到那是自己发出的叹息声。他双手猛地撑在桌上，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一般，在桌上摸了个遍。

（没有……）祐辅的大脑犹如曝了光的照片般一片空白，只

剩这个词在空荡回响着。(没有……没有……没有……)

不见了。刚刚判完的周测卷子，三个班的。明明回去的时候都塞进信封里放在桌上的，现在却不见了踪影。

(哪……哪去了)“丑闻”这两个大写的汉字像直接闯入空谷时听到的除夕钟声一般，“咣——咣——咣——”地响彻整个大脑。(哪儿去了？喂喂喂喂，不会吧？喂，骗人的吧？拜托了，告诉我这都是骗人的。)

可再怎么找也不见三个班试卷信封的踪影。“啊——”祐辅语不成声地发出一声悲鸣，摇摇晃晃地跌坐在椅子上。

“喂，冷静下来……”祐辅用手指揉着前额对自己说。冷静，要先冷静下来。事情一目了然。有人偷走了周测试卷。这就对了。不，这么做一点都不对，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认为是被偷走了。这一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必须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对策。嗯，对！

问题是自己应该怎么做。嗯，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此事呢？思考对策之前有必要先看清此事有多严重。祐辅努力振作，想战胜动不动就会被混乱和恐慌冲垮的自己。首先——

首先是重点一。这是周测。每周都会按英语、语文、数学三门主科的顺序依次进行。这不仅是丘阳大和抚子式保守教育的体现，也是它之所以能确立起县内升学率前五地位的原因之一。这周轮到了语文测试。当然，周测成绩全部都会计入期

末总评。但同期中、期末等定期测试相比,周测所占的比重确实比较小。因此,可以说比起定期测试试卷被盗,这次事件的损害还是比较小的。

第二点——想到这儿,多少恢复平静的祐辅再次脸色发青。这正是问题所在。他确实判完了三个班所有同学的卷子。但还没登记成绩,一个人都没有。平均分也没有算,记分册也还空着没填。本打算明早再做的。本想着明天第一节没课,在发给学生之前有充分的时间一点点做完……

祐辅像被马踩瘪的青蛙一般瘫软在桌上。“笨蛋,我这个笨蛋。”他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挠着头发,今晚怎么就没把分数记下来啊。而且啊,我之前怎么没意识到即便是在办公室里,就那么把答题纸随便放在桌上也太大意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啊,怎么办。

虽说这次考试所占比重小于定期测试,但无论如何学校也不会容忍三个班所有学生的成绩全都下落不明。如此一来,估计学校只能采取以下两个对策——要么本次语文测试无效,要么重新出题再考一次。不论事态如何发展,祐辅都责任重大。其实,责任重大并非难以想象,可具体重大到什么程度,由于没有经历过,所以祐辅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虽然觉得应该不会直接停职,但接受惩戒处分的心理准备还是要有的,或者是不是应该交一份请示去留的辞呈呢。



烦闷了许久的祐辅突然站起身来。他现在终于可以从容分析究竟是谁盗走试卷这一疑问了。最先映入脑海的是学生。有学生因成绩停滞不前而不惜铤而走险,试图篡改试卷答案和分数也不足为奇。不过,就算办公室夜里人再怎么少,戒备再怎么松懈,对于学生来说也还是心理上难以靠近的“禁地”。能若无其事地潜入办公室并且一脸平静地拿走试卷,是需要极大胆量的。无法断言不存在如此吃了熊心豹子胆的学生。但是,这样的“豪杰”才不会把区区周测结果放在心上不是吗,祐辅心想。

犯人该不会就在老师当中吧……虽说还不能完全排除学生盗走考卷的可能性,但在这一怀疑的驱使下,祐辅绕着办公室踱起步来。他不知不觉地蹑着脚,环顾起每一位教师的桌子来。这么做并非是有何目标,完全出于下意识。每当发现桌上、书架上有类似信封时,他都会忍不住拿在手里确认是不是自己的试卷。但并没有那么幸运。就算真是同事偷的,也没有人会大意到把偷来的试卷放在自己桌子上。

在宽敞的办公室转过一圈之后,祐辅再次陷入穷途末路。那么,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办呢。正当祐辅叹息之际,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吱呀声。定睛一看,通向复印室的门微开着。刚才的吱呀声应该是复印机运转的声音。

2

有谁在吗……？祐辅透过门缝偷偷窥视屋内，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那男人双耳扣着头戴式耳机，一边悠闲地哼着歌一边一张接一张地大量复印着。大概是在准备随堂练习之类的吧？多半应该完全没注意到祐辅也在办公室。

虽然没看到脸，但单凭随身听祐辅就知道是谁了。一定是英语老师野岛淳，和刚才的尼岸须美子一样，两人都是今年四月刚就职的新老师。

对祐辅来说，这个野岛同样难对付，不过和须美子的难对付不是同一个层面。他有着一提校名就令人刮目相看的高学历。毕业于偏差值全国第一的首都某国立大学文学部。其父亲是全县最大建筑企业——野岛组的总经理，家境相当富裕，简直就是书里写的那种无菌培养精英。虽说可能不全是这一原因，但这个叫野岛的男人也毫不例外地有性格问题。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完全不受学生欢迎。起初，祐辅觉得很不可思议。野岛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有着歌舞伎演员一般笔挺的鼻梁。再加上他学历高、家境好，学生们不可能把他晾在一边。这样想来，祐辅也很是嫉妒野岛。可实际上，学生们却厌恶他如蛇蝎。实在是令人费解。



直到第一学期末，祐辅才明白了一些个中缘由。结业式那天有青年教职工酒会。勉强还算是青年的祐辅也参加了。野岛和尼岸须美子也在酒会上露了面。

令人惊讶的是，酒会席间，野岛自始至终都戴着耳机，没有一点想加入谈话的意思。就连同事给他倒酒时，他都是一副事不关己无动于衷的表情，有时甚至表露出明显的不悦。祐辅见状总算明白：原来野岛不过是像个幼儿一般毫无社交能力的男人。

不仅如此。开场酒会结束，转场开始第二场酒会时，座位可以随便坐。野岛便毫不犹豫地凑到尼岸须美子旁边去了。尽管店里音乐太吵，祐辅根本听不到他和须美子在聊些什么，但他表情亲切，和开场酒会时截然不同。不过，祐辅也有冷淡同性、亲近异性的倾向。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小子也有身为男人的正常一面，祐辅刚要放下心来。可就在这时，他却惊讶地发现：就算接近须美子期间，野岛也未曾摘下耳机。进一步留心观察便会发现，他只主动和须美子等几个所谓“美女组”搭话。其他女性即便主动上前搭话，他都会满不在乎地直接无视。就连旁观者祐辅都觉得扫兴。当然，绝非祐辅一人觉得这家伙真是个怪人。如果他跟学生们相处时也由着自己露骨的幼儿性格行事的话，可就不是之前那种受学生欢迎还是被学生讨厌的问题了。



几天前,祐辅从邻桌我孙子铃江老师那里听说学生间正流行对野岛的爱车恶作剧。祐辅当然也在停车场里看到过野岛的宝马。当时,祐辅还想着这车贷可有得还啊。不过据谣传好像是他老爸当场付现金买的。听说学生们经常踹那辆宝马的轮胎,往挡风玻璃上倒冰激凌,以发泄心头积愤。

“这么严重吗?”虽说事不关己,可祐辅还是有些担心,便问了问铃江,“处不来吗,野岛老师和学生们?”

“野岛偏心偏得相当厉害。”铃江发福的脸上一副眉头紧蹙的样子,可透过镜片却分明能看到她细长眼里的笑意。顺便说一句,她也是被野岛无视的女性之一。“据说不管相貌平平的女生问他问题还是跟他哭鼻子,他都完全无视。而对可爱的女生则万般宠爱,一点儿都不夸张。毫不害臊地称她们为‘我的小天使’‘猫咪宝贝’之类的。而且还是在课堂上。”

“难道……这不算是性骚扰?”

“没有什么难道不难道的,这当然是性骚扰了。”啊哈哈,铃江豪爽地笑了起来,“这明摆着就是完全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女人了嘛。也有传言说他还挑看上去温顺老实的女孩儿摸胸摸屁股什么的。虽然没有证据。他该不会真以为自己身处佳丽三千的后宫吧?换作我是学生我也会怒不可遏的,不论是被无视的学生还是被偏袒的学生。要是老师如此明显地沉浸在自恋中的话。”